

考古學專刊

乙種第七號

泉州宗教石刻

吳文良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考古學專刊

乙種第七號

泉州宗教石刻

吳文良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1957年8月

考古學專刊
乙種第七號

泉州宗教石刻

編著者 吳 文 良
編輯者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7年8月第一版

195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京) 總：1—615

報：1—760

書號：Q363

字數：81,000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4 3/8 插頁：50

定價：(9) 道林本 4.30 元
報紙本 3.70 元

新華書局
PDG

內 容 提 要

本書採錄了宋、元時代遺留在泉州地方宗教建築的遺物和墳墓刻石，它們是屬於伊斯蘭教、基督教、婆羅門教和摩尼教的。刻石上的文字有阿拉伯文、敘利亞文和其他外國文字所寫刻。這些外來的商人、教士以及寄居泉州外國人的崇拜寺院及其埋葬墳園的遺迹、遺物對於研究當時的中外交通、宗教、中亞文字和宗教藝術，都是極重要的第一手的資料。本書分類排比這些實物的照片和拓本，並加以簡明的說明和必要的考證。

目 錄

緒 言

一、泉州古伊斯蘭教石刻

	圖頁	文字頁
圖 1 至 45 古伊斯蘭教墓碑石·····	1-15、63-81	(6-16)
圖 46 至 48 古伊斯蘭教徒石墓·····	16	(16)
圖 49 至 54 古伊斯蘭教墓頂石·····	17、18、81	(17、18)
圖 55 至 58 泉州東門外靈山聖墓及碑記·····	19	(18)
圖 59 至 63 泉州通淮門街清淨寺建築·····	20-24	(20、21)
附：泉州清淨寺的建築年代·····		(21)
圖 64 至 67 古伊斯蘭教堂壁龕石·····	24-26	(25、26)
圖 68 泉州東門外鳳山重修第一山忠義廟碑·····	26	(26)
圖 69、70 泉州明代抱鼓石·····	26	(27)

二、泉州古基督教石刻

圖 71 至 89 古基督教墓碑石·····	27-33、82、83	(28-35)
圖 90、91 古基督教徒石碑·····	34	(35)
圖 92 至 96 古基督教墓頂石·····	34、35	(35、36)
圖 97 至 99 “唐景教碑頌真銓”中所見古十字架碑刻··	36	(36)
附：元代在泉州的基督教派別·····		(37)
未經拍攝的古十字架石刻·····		(38)
圖 100 至 104 泉州古代外國人石墓及其分佈區域概況··	37、38	(39)

三、泉州古摩尼教石刻

圖 105 至 107 泉州華表山元代草庵及摩尼光佛·····	39	(44)
圖 108 元代帖迷答掃馬等立的墓碑石·····	39	(45)
圖 109、110 古摩尼教墓碑石·····	40、83	(46、47)

四、泉州古婆羅門教石刻

圖 111 至 114 古印度婆羅門教龜狀石刻·····	41	(48、49)
------------------------------	----	---------

泉州宗教石刻

圖 115 毘濕紐石刻造像·····	42	(49)
圖 116、117 開元寺大雄寶殿後簷下石柱·····	42-45	(49)
圖 118 開元寺大雄寶殿前階下須彌座式石刻·····	45、46	(52)
圖 119 婆羅門教寺所遺的石匾額上部·····	47	(52)
圖 120 婆羅門教寺所遺的古印度式石柱·····	47	(53)
圖 121 人面獅身石刻·····	48	(53)
圖 122、123 印度古代神話石刻·····	48	(53、54)
圖 124、125 婆羅門教寺所遺的門框石·····	49	(54)
圖 126 婆羅門教寺所遺的石橫枋·····	50	(55)
圖 127 半獸半鳥形門楣石刻·····	50	(55)
圖 128、129 印度式石雀替·····	51	(55)
圖 130 至 136 婆羅門教寺所遺的柱頭石·····	51-53	(56、57)
圖 137 至 140 婆羅門教寺所遺的柱礎石·····	54	(57)
圖 141 至 146 婆羅門教寺所遺的建築石刻·····	55、56	(57、58)
附：泉州婆羅門教寺·····		(59)

五、附 錄

圖 147 元代奉使波斯的墓碑石·····	57	(60)
圖 148 古文字(?)碑石·····	57、84	(60)
圖 149 印度古代神話石刻·····	57、84	(60)
圖 150 太陽火焰形石刻·····	58	(61)
圖 151 大獨石柱(石祖)·····	58	(61)
圖 152 泉州元代亦黑迷失所立的一百二十大寺看經碑·····	59	(61)
圖 153 泉州西門外九日山宋代祈風石刻·····	60	(62)
圖 154 至 156 泉州石塔·····	60	(62、63)
圖 157 至 160 泉州的飛天雕刻·····	61	(63)
圖 161 泉州發現的唐鄭季芳墓誌銘·····	62	(64)

補圖 1—25 ·····	85-94
---------------	-------

參考書目 ·····	(65)
------------	--------

緒 言

福建省居我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地当福州和厦門二市的中間，有公路与福州、厦門联系，东南临泉州灣。城扼晋江下流，又当閩海要衝，水陆交通便捷，故中古时代成为中外交通中心。

泉州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西北部多丘陵，林木丰茂。东南部多平原，是主要的耕作地区。在丘陵地带多花岗岩，是建筑的良好材料。泉州的城墙、寺庙、牌坊、塔幢、佛像、墓碑以至民間的楼房建筑，几乎全部是以花岗岩建成的。

泉州在秦、汉的时代屬閩越地，至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才設置泉州。大業元年改名叫閩州；三年，又改为建安郡；唐武德六年(公元 623 年)又恢复泉州的名称。聖历二年(公元 699 年)由泉州划分出武荣州，州治就在南安东南十里的地方，但不久又廢除了。久視元年(公元 700 年)再把武荣州恢复。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又把本来的泉州改做閩州，把武荣州改称泉州，而把它隶属于閩州都督府。开元六年(公元 718 年)才开始設置晋江县。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把晋江县改名做清源郡，管轄今天的晋江、南安、莆田、仙游与龙溪等县。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又把清源郡改名做泉州。以前，泉州的地域是很大的，几乎包括了今天的閩北与閩南，至宋初，泉州的范围才逐漸縮小。今天的泉州就是指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等五个县。至于泉州城的創建年代則很难确定，据志書所記始建于唐开元間(公元 713 年)⁽¹⁾，但当时城的范围不大，有内、中、外三重，在内的叫衙城，中叫子城⁽²⁾，在外的叫罗城。直到五代留从效割据泉州的时候，才把城的范围加以扩大，并在城的周圍环植刺桐树。乾德初(公元 963 年)，陈洪进再扩大城的东北隅。但泉州城的建筑，在这以前却是用磚砌的，至宣和二年(公元 1119 年)，才开始把城墙的内層改用花岗岩来砌成，城墙的外層还仍旧是磚砌。直至嘉定三年(公元 1210 年)，才借助于阿拉伯商人的財力，将城大加修建⁽³⁾，但修建的主要材料仍旧是磚。一直到元末至正十二年(公元 1352 年)才把罗城及翼城联接与扩大起来。这个时候的泉州城墙的周圍已擴張到三十华里，高二丈一尺，城墙的基础扩大为二丈四尺，城墙的外層都改用花岗岩来砌。

泉州發現古代外国人遺留下的石刻，是远在第八世紀的事⁽⁴⁾。清代咸、同时，在城的东南隅園圃內，就經常發見刻有阿拉伯文字的碑碣，因当时尚不知其重要性，多有破坏。我們对泉州古代外国人遺留下的石刻的調查与搜集，是从 1928 年才开始的，到現

在快三十年了。但是这种調查与搜集都是業余的，故所得並不很多；特别是在抗战期間，城垣拆卸，以致許多有价值的石刻多被卖掉，改琢为建筑石材及其他器具。例如东门城兜一家石店十多年間就破坏了一百六十多方刻有外国文字的石碑，南岳及南門厂口街的两家石店所破坏之数，也大略相同。侨光戏院后的一家石店的圍牆，全部由通淮門拆卸的婆羅門教石刻砌成。因此，我們現在得到的石刻，可以說是殘存的很少的一部份了。

1944年，我曾把發現和搜集得到的石刻稍作說明，編为泉州古代石刻集。由于个人知識的貧乏，复受經濟条件的限制，致使这些材料，沒有及时地整理出来，以供大家参考与研究。1954年，有約翰·福斯特 (John. Foster) 者，未經我本人的同意，竟将借去的十字架石刻材料發表于英国皇家亞細亞学会什志中，这應該特別在此声明的。

解放以来，由于党及政府的正确領導，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帮助，特别是郑振鐸、尹达、夏鼐和陈梦家等先生及考古所編輯室諸同志的帮助，使这一批有关中外交通的史料得以出版。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福建泉州是中世紀的一个对外通商大港，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地点。宋史外国列傳及諸蕃志計算海外各国距离中国的远近，無不以泉州做起点。当时外国人都称泉州做刺桐港，这是因为在五代的时候，留从效割据泉州时，在城的周圍环植刺桐树的緣故，后来遂有刺桐港之称，今日的泉州人还喜欢称呼自己的家乡为桐城。早在数十年前，中外历史家們虽知道中国东南沿海除广州、杭州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貿易大港名叫扎东 (Zayton) 或称才通 (Zaitun) 的，但不知道就是今天的泉州。有的說是在福建的漳州，如英国的菲立斯 (Phillips)；有的說是在海澄，如塔格拉士 (Douglas)；有的說是在杭州，如英国的斯普稜格尔 (Sprenger)；有的甚至說就是揚州的，如亨利玉尔 (Henryule) 及日人藤田丰八等。因为他們从沒到过泉州，仅憑主觀推測，众說紛紜，莫衷一是。

1926年張星烺和陈万里两先生到泉州考古，作出报告，同时日本人桑原隲藏所著的唐宋元时代中西交通史一書出版后，史家才一致確認中古时代曾經繁盛一时的刺桐港就是今天的泉州。但是桑原隲藏虽博引中外史書的記錄来考訂刺桐港就是泉州，他所能举出的实物例証很少。張星烺先生主要是根据現存的通淮門街 (俗呼塗門街) 清淨寺以及东门外伊斯兰教先賢墓 (俗呼聖墓) 来証实刺桐港就是泉州，并說它是中古时代世界最大貿易港之一。張氏的泉州訪古記有下一段相当重要的記載：

“……登高远眺，全城風景尽在目中。城为橢圓形，东西长而南北狭，共有七門，南門城垣已拆卸。城內富戶住宅甚多，宅中多有园庭，花木蓊郁。我昔讀拔都他游記，謂泉州人家多花园，占地甚广，故城市甚大。今見情形，尚無异于

數百年前外國人之記載也，城市未改，但繁盛已非昔比矣。向東遠眺，可望大海，距城僅二、三十里耳。當宋、元之世，泉州為世界第一大商港。刺桐之名，見于馬哥孛羅游記⁽⁵⁾、和德理游記⁽⁶⁾、馬黎諾理奉使東方錄⁽⁷⁾、拔都他游記⁽⁸⁾，俱言為世界第一商港。外國賈客蟻聚，番貨云集于此，由中國往外國及由外國來中國，莫不于泉州放洋或登陸。馬哥孛羅、馬黎諾里回歐洲，自刺桐放洋；孟德哥維奴⁽⁹⁾、鄂多力克⁽¹⁰⁾及拔都他來中國，先抵刺桐登陸，其地蓋宋、元時代之上海也。泉州南門外晉江畔，即當時之黃浦江西外國租界也⁽¹¹⁾。西極之國如摩洛哥、義大利等皆有游客踪跡至泉州，其大食、波斯之胡賈，寄居于此者，當不知其幾千萬矣。……”

張氏這種說法，是十分正確的，但他提出的實際史料或遺物還是很少。我們在最近二、三十年来，獲得了更多的史迹和遺物，証實了張氏的推論，並非夸大。現在把這批遺物，各按其宗教的性質分為五大類：

第一類，是屬於伊斯蘭教的。我們發見與搜集有關阿拉伯文字的石刻就有八、九十方左右。這些碑碣，有的是伊斯蘭教禮拜堂拆下來的壁龕石，都刻有阿拉伯文的古蘭經，有的是墓碑，其時代多在回曆400—700年間（公元1009—1310年）。這些阿拉伯人都久居泉州經商傳教，老死以後，便埋葬在這裡。他們中間有貴族、官僚、商人及傳教士，也有婦女和孩童。上述在泉州居住的外國人，不論他們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或歐洲人，因為他們都是從海上來到泉州的，所以當時泉州本地人都叫他們為“南海番人”或簡稱為“番客”。又因他們居住的時間很久，有和當地婦女結婚的，婚後所生的孩子，泉州人稱他們為“半南番”，這一個稱呼在今日泉州的民間還保留着。蒲壽庚就是一個久居中國的典型“半南番”。今泉州的南教場，就是蒲壽庚的府邸故址；遺迹雖已不存，但其附近仍有蒲姓的數戶在那里居住。他們的族譜，可作為我們研究蒲姓歷史的良好資料。此外，距城百多里的永春、德化二縣，也住有不少蒲姓人家。1938年我們曾調查德化縣一家蒲姓族譜，知其是元末明初避反蒲風潮遷到內地居住的。還有，泉州南門外有鄉叫陳埭，居民三千多戶，純是丁姓，據其族譜所載，他們是阿拉伯人咸陽王賽典赤瞻思丁的後裔。尤國偉先生在陳埭鄉搜集了許多有關元代中國人和阿拉伯商人間的土地抵押“契券”、“給賣帖”、“帳目紙”等。例如在兩張“契券”里記載着：

“至元二年七月，麻哈末立帳目一紙，稅課單一紙，九月告官，給賣帖一紙，十月賣阿老丁攻山文契一紙，阿老丁稅課單一紙。”

“麻哈末有花園一段、山一段、亭一所、房屋一間及花果等木在內，今出賣錢中統鈔一百五十錠。……”

據此，我們知道僑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可以在中國買賣土地和營建房屋。

第二类，是属于基督教的。在这一类的碑刻中都刻有十字架、天使及蓮花等圖案。碑石中的文字，有蒙古文字，有叙利亚文字，有拉丁文字，有八思巴文字。从这些石刻看来，中世紀在泉州的基督教約可分为二派：一为西羅馬教的聖方济各派（Franciscan Mission）；一为聶士脫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蒙古人称聶士脫里教为也里可溫。从石墓及碑碣的雕刻看来，他們中間或者有一些人是由聶士脫里归化于聖方济各派的。

第三类，是属于摩尼教的。关于这一类的碑刻，我們所获的較少。碑碣中刻有佛教的华盖、火焰、蓮花、十字架及“幡幢”等。另外在明何乔远閩書卷七方域志中有关于“草庵”摩尼教遺址及摩尼光佛的石刻遺像的記載。因为这一类的材料較少，所以附在摩尼教一类之后。

第四类，是关于婆羅門教的。我們所获的这类石刻，也达百多方以上。其中一部份是石佛造像及寺廟的建築遺物，如古印度式石柱、柱头、柱础、雀替、門框以及半人半兽、半兽半鳥形雕刻，又有希腊式柱头等。从这些建筑遺物的形式及雕刻內容来看，他們与古代印度、錫兰流傳的神話故事，有很大的关系。

第五类的石刻，虽不涉及宗教的範圍，但在中外交通史上的意义仍極重要。如唐会昌五年歐陽偃为郑季方撰書的墓志銘，九日山上的宋代祈風宴會的摩崖石刻，元代大使奉使波斯的墓碑石，以及元将亦黑迷失在泉州所立的一百二十大寺看經碑記等。

以上所有發見与搜集的石刻，証明泉州在中世紀时代，确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宋赵汝适官泉州提举市舶司，他訪問在泉州的各国人士，著有諸蕃志。他說：“……于是置官于泉、广，以司互市，盖欲寬民力而助国朝，其与貴异物，穷侈心者，烏可同日而語。汝适被令来泉，暇日閱諸蕃圖，有所謂石床、长沙之險，交洋、笠嶋之限，問其志則無有焉。乃遍詢諸賈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風土，与夫道里之联屬，山澤之蓄产，譯以华言，刪其秽渫，存其真实，名曰諸蕃志”。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侨居在泉州的外国人是如何众多了。

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对研究工作的能力是很差的，尤其对考古方面，更是生疏。这批材料發表的目的，是为了供給学者們的参考与研究。在編写过程中，引用了一些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也应在此申明。至于个人对問題的見解，不一定是正确的，有的甚至可說是錯誤的。因此，我很誠懇地希望讀者能給我以严正的批評，并指出其中的缺点，帮助我改正錯誤。書中如微有可取之处，則应归功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那些錯誤的，应由我个人負責。

一九五六年九月，吳文良記于北京。

注 釋

- 〔1〕 唐貞元中刺史席相重建北樓，歐陽脣記有：“開元中別駕趙頤正鑿溝，通舟楫城下”句，可知當時已有城了。
- 〔2〕 1928年在城北中山公園內檢獲印有“子城磚使六”的城磚數方。
- 〔3〕 泉州府志卷十一說：“嘉定四年用賈人薄泉之資請于朝而大修之”。我們于泉州城拆卸時，在城的各角落都獲有“嘉定三年修城官磚”字樣的磚至百余方，特別是在水門城牆內發現的最多，約數千方，故修城時間，應以磚的印記為準。
- 〔4〕 穆爾著 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Chapter 3, page 82. by A. C. Moule.
- 〔5〕 馬哥孛羅 (Marco Polo) 于至元十二年 (公元 1275 年)到中國，仕官元廷，前後十八年。于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 (公元 1292 年)伴送蒙古公主科克清遣嫁波斯，由泉州后諸港放洋出國。
- 〔6〕 和德理 (Ordorico da Pordenone) 意大利人，于元碩德八剌 (英宗) 至治二年 (公元 1322 年)到中國，由泉州登陸。
- 〔7〕 瑪黎諾理 (Marignoei) 于元至正二年，(公元 1342 年)奉教皇本篤第十二世命到中國，由泉州登陸。
- 〔8〕 拔都他 (Ibn-Batua) 非洲摩洛哥人，于公元 1342 年奉蘇丹命來中國，中途復舟，乃出蘇門答臘，因得來中國的航路，于泉州登陸。
- 〔9〕 孟德哥維奴 (Mentecorvino) 意大利人，到中國北京任總主教，于至元三十一年 (公元 1294 年)由泉州登陸。
- 〔10〕 鄂多力克即和德理的別譯。
- 〔11〕 宋、元時代的泉州，是我國當時政府對外國開放的商港，這與鴉片戰後資本主義各國用暴力壓迫我國占上極而美其名曰“租界”者，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分別。張氏言論發表于解放以前，希讀者注意。

一、泉州古伊斯兰教石刻

圖 1.1、1.2 泉州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71, 闊 34, 厚 11 厘米。青岡石琢成, 两面皆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1942 年, 發現于东門外仁風街, 是由城垣中掘出来的。据 1948—1950 年間在泉州的伊斯兰教教长馬厚恩先生不完全的翻譯:

“死者外国人, 名安琪拉亚里, ……卒于回历 609 年(公元 1212 年, 南宋嘉定五年)”。

另一面刻古兰經經文。

圖 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8, 闊 38 厘米。青石琢成, 一面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1938 年东門挖城石时所获。文字内容据馬坚先生翻譯:

“死者名格蘭脫(Qaranta), 阿拉伯人, 他是一个国王的兒子, 卒于回历 690 年(公元 1290 年,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 他是一个‘特建’(Takiem), 是一个貴族”。

查新唐書常見“特勒”之名, 如卷三十八突厥傳第一四〇卷上: “突厥阿史那氏……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特勒即特勤之誤), ……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来朝, ……九年进犯涇原, 李靖与战, 破之于秦州, 斬一特勒……”。不知道阿剌伯文的特建和突厥語的特勤(Tegin)有否关系。

圖 3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0, 闊 48, 厚 12 厘米。青石琢成。上部稍寬, 下部稍狹, 尖頂仍完好, 一面有陰刻的阿拉伯文字。1931 年在通淮門外津头埔發現。文字内容据馬厚恩先生翻譯:

“……卒于回历 701 年(公元 1301 年, 元大德五年), 求主怜悯一个死在外国的

人……”。

圖 4.1、4.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83, 闊 44.5 厘米。青岡石琢成, 两面皆有陰刻的阿拉伯文字。1952 年在泉州城基內掘出。据馬堅先生翻譯:

“死者阿拉伯人, 他是一个貴族, 名叫賽典赤杜安沙 (Sayyidadjall Tughans-hah), 卒于回历 702 年(公元 1302 年, 元成宗大德六年)。他的父亲名叫賽典赤烏馬兒 (Omar), 原籍是布哈拉人, 他是咸湯王賽典赤瞻思丁烏馬兒的后裔。

‘賽典赤’这一个尊貴的称号, 是他的家族所特有的, 即‘尊貴領袖’的意思。

賽典赤瞻思丁烏馬兒是伊斯兰教教祖莫罕默德的直系后裔的尊貴称号”。

据馬堅先生說, 波斯历史学家拉世德 (Rashiduddin) 所著蒙古史上記載: “賽典赤瞻思丁的兒子納速刺丁 (Neseradin), 他有一个兒子名叫艾卜伯克 (Abu bekr), 称号叫伯顏平章。当拉世德著史書时, 曾充任中国刺桐港 (泉州) 市舶司的重要官职。这一位艾卜伯克很可能就是杜安沙的父亲烏馬兒。因为烏馬兒是名, 而艾卜伯克是号”。

查納速刺丁, 元史有傳。馬可波罗游記卷二第五十二章也見到納速刺丁的名字。拉世德所著的历史記納速刺丁事說: “……襲父职, 为哈喇章总督, 卒于 1294 年(元至元三十一年)”。但元史所記納速刺丁卒时, 是至元二十九年, 与拉世德所記相差二年。

圖 5.1、5.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0, 闊 33 厘米。青岡石琢成。碑頂的尖拱形已被砍断, 碑两面皆有陰刻的文字。1940 年获于泉州塗門街外津头埔。碑的一面刻汉字五行:

“先君生于戊辰十二月初九日, 卒于癸卯二月初七日, 享年三十六岁, 安葬于此。时大德七年七月初一日, 孤子吳应斗泣血謹志”。

另一面刻阿拉伯文字。据馬厚恩先生翻譯:

“我們确屬於亚拉所有, 應該重归于他。……伊卜拉欣息他的憤怒賜这死在异国的人。……卒于回历 704 年(公元 1304 年, 元大德八年)”。

由这石碑的翻譯可以看出吳应斗的父亲是一个外国人, 很可能是一个阿拉伯人。吳应斗可能是一个用汉姓汉名的侨生子。

圖 6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0, 闊 35.5, 厚 8 厘米。青岡石琢成, 一面有陰刻的阿拉伯文字。1935 年通天門 (北門) 拆卸时所获。文字內容据馬坚先生翻譯:

“死者阿拉伯人, 名叫忽辛 (Hussien), 卒于回历 707 年 (公元 1307 年, 元大德十一年)。”

忽辛可能即賽典赤瞻思丁烏馬兒的兒子, 他的哥哥即納速刺丁。元史卷一百二十五忽辛傳: “忽辛以世臣子备宿衛, 世祖善其应对, 繼言授兵部郎中, 出为河南等路宣慰司, 后授云南諸路轉运使, 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大德八年出为四川行省左丞, 至大元年, 拜荣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明年, 以母老謝职归养, 又明年正月卒”。

元史所記忽辛死的時間与墓碑所記相差二年。据元史所記, 忽辛大約是因为“母老, 謝职归养”回到泉州而死在泉州的。

圖 7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90, 闊 46, 厚 9 厘米。青岡石琢成。碑上一面有阿拉伯文字, 陰刻。此碑已断为二段, 下半段于 1934 年在泉州通淮門外泥畔中获得, 上半段是在 1942 年东門挖城牆础石时获得的。

圖 8.1、8.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9, 闊 40 厘米。青岡石琢成。1931 年东門城拆卸时所得。两面皆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 正面有字四行, 反面六行。据馬厚恩先生不完全的翻譯:

“死者异国阿拉伯人, 名伊伯拉西。……卒于回历 710 年 (公元 1310 年, 元至大三年), 他已离开这可毁灭的世界……”。

圖 9.1、9.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70, 闊 43, 厚 9 厘米。青石琢成。碑頂作尖拱形, 两面皆有陰刻的阿拉伯文字。1932 年东門城垣拆卸时所获。据馬厚恩先生翻譯:

“死者名伊撒尔德, 阿拉伯人, 到中国泉州經商兼傳教。他已經离开这一个可

毁灭的世界，到永远存在的天国去了。卒于回历 721 年（公元 1321 年，元至治元年）”。

碑的另一面，刻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经文。

圖 10.1、10.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58，闊 38，厚 9 厘米。青岡石琢成。1940 年，东門城拆卸所获，两面皆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据馬厚恩先生翻譯：

“死者异国阿拉伯人。卒于回历 725 年的第二十四日礼拜五（公元 1325 年，元泰定二年），他奉上主的名……”。

另一面刻古兰经的经文。

圖 11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2，闊 40 厘米。青岡石琢成，碑一面有陰刻的阿拉伯文字。1955 年，在塗門城附近廢石堆中获得。

圖 1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5，闊 40 厘米。青岡石琢成，尖弧形的頂端下浮雕一个“云月”。碑面上有橫格六行，行內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碑系清末夏姓开掘园圃所获，将其砌在牆壁上。文字内容据馬坚先生簡譯：

“死者阿拉伯人，卒于回历 736 年（公元 1335 年，元至元元年）。他是……”。

圖 13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57，闊 35 厘米。青岡石琢成。其尖拱下刻一“云月”，再下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1936 年获于通淮門外津头埔乡。据馬厚恩先生翻譯：

“死者异域阿拉伯人，名羅娃拉也納，卒于回历 759 年（公元 1358 年，元至正十八年）。他死在外国，望真主賜他的灵魂归到天城那边去”。

圖 14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3，闊 42 厘米。青岡石雕成。碑中有浮雕的六行橫格，格內刻有阿拉伯文字。清末在蒲姓園圃中掘獲，而砌在牆上的。文字內容，据不完全的翻譯：

“死者阿拉伯人，卒于回历 767 年（公元 1365 年，元至正二十五年）……”。

圖 15.1、15.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2，闊 41 厘米。青岡石琢成。1929 年東門掘城垣时所获，两面皆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据英国 Dr. C. Rabin 翻譯：

“死者名馬拉克，阿拉伯人。他們說，我們是屬於亞拉所有的，應該重归于他。

他是一个为傳教而死亡在异国的人，是一个殉难者。卒于回历 789 年（公元 1387 年，明洪武二十年）”。

圖 16.1、16.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73，闊 30，厚 9.5 厘米。青岡石琢成。1930 年東門城拆卸时所获，两面皆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据馬厚恩先生不完全翻譯：

“死者异国阿拉伯人。为到中国泉州傳教而牺牲……”。

圖 17.1、17.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已殘断，下半段未發見，上半段闊 41 厘米。1939 年获于東門外池塘中。青岡石琢成，雕工精細，四周繞以一种重复的連續傳枝花紋。一面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另一面刻汉文：

“奉訓大夫永春县达魯（？）……”（約是达魯花赤）

达魯花赤是蒙古語“长官”的意思。元代于各行省的路、府、州、县及各提举司、各总管府等皆設置达魯花赤，而以蒙古人任这一官职。永春县城距泉州一百二十华里，这一方石刻很可能是一个元代的色目人做永春县官而死在泉州的墓碑。

圖 18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58, 闊 33 厘米。青岡石琢成, 是在 1939 年通淮門城牆拆卸时所获。碑的一面刻有橫格六行, 每行內有阿拉伯文字, 用浮雕法。四周刻有連續傳枝花紋圖案。文字內容据馬坚先生翻譯:

“死者阿拉伯人, 名麦哈默德伊本·阿里伊本·欧斯曼, 卒于回历 659 年(公元 1260 年, 南宋景定元年)”。

圖 19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90, 闊 63 厘米。青岡石琢成。全碑琢成一石龕形, 两面皆浮雕有阿拉伯文字, 面上有橫格七行。此碑是清末蒲姓園圃中挖出, 砌在壁上的。

圖 20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50, 闊 62 厘米。青岡石琢成, 碑一面有陰刻的阿拉伯文字。1929 年东門城拆卸时所获, 被断为三段, 叠砌于牆上。1950 年, 因牆圯而出現。

圖 21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0, 闊 38 厘米。白岡石琢成, 一面有陰刻的阿拉伯文字。1933 年泉州东門拆城时获得。

圖 22 古伊斯兰教墓碑石

碑高 62, 闊 67 厘米。青岡石琢成。碑頂用阿拉伯字刻成一个“云月”形, 左右两旁有二片卷云, 碑面有陰刻的阿拉伯文字。1930 年在东門城垣上掘得。文字內容据馬厚恩先生翻譯:

“主啊! 求你饒賜一个死在异国的人, 怜恤他以及一切穆斯林。你是最慈爱的……万物非主, 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差使……”。